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立即在中国编织了一张庞大的间谍网，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电报通信几乎都处于美国的监控下。之后随着解放区的扩大，美国在华间谍网也逐渐土崩瓦解。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美国甚至不得不求英国情报机构助其搜集涉华信息。

美国战后“对华情报战”曾求助英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部署在远东地区的谍报机构立即转换角色，开始监控、搜集其盟友——国民政府的情报。例如组建于二战时期的美国陆军电报信息安全局(ASA)就负责拦截并分析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电报。据档案显示，ASA早就破译了国民政府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所以蒋介石及其手下的绝大多数密电都难逃美国人的偷窥。

不过，二战结束之初，中国并非美国情报机构的头号监控目标。据美国陆军的档案显示，当时ASA的头号刺探目标是英国，接下来分别是苏联、法国和荷兰，中国列在第五位。1945年12月，乔治·C·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抵达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为了解中国局势，马歇尔曾向ASA索要之前拦截的中国高层人物间的往来电报，但ASA提供的资料有限。马歇尔对此勃然大怒，他于1946年1月22日向华盛顿发了一份密函：“ASA对华情报工作效率之低令我震惊！如若情报人员无法向我提供足够情报，调停工作无法继续进行。”美国高层随即作出调整，责令ASA优先实施对华情报搜集。

接下来几个月内，ASA向马歇尔输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ASA的情报员通过分析被拦截的电报发现：“蒋介石根本没兴趣接受美国的调停，他不想和谈，而是希望内战能继续打下去。”

难以“潜伏”中共内部

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对华情报搜集活动也进行了相应调整——首

先，ASA减少了对蒋介石政府的监控，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指挥层和解放军指挥系统，至1946年末，约有261名ASA分析师专门负责拦截、破译中共高层的电报，随后美方会对情报进行筛选，将其中一些情报提供给蒋介石政权，供其对抗解放军。其次，ASA以外的情报机构也增强了对华情报搜集。这些情报机构主要依靠在华间谍搜集情报，如中情局(CIA)的前身战略服务处(SSU)和中央情报团(CIG)等机构就在华部署了众多间谍。但总体来说，这些间谍大多都没取得太大成果。中情局事后曾这样分析：“美国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如ASA用电报拦截技术)获取一些中共高层的情报，但却很难借助人力搞到中共的情报。首先，美国白人间谍难以潜伏中共高层；其次，中共反谍能力极强，美国情报机构即使雇中国间谍也难以打入中共内部。”

与英国做秘密交易

中情局于1947年成立后，成为美国对华情报搜集的主力，然而中情局间谍在中国处处碰壁。当时中情局将美国驻华使领馆作为情报站以搜集情报，但美国驻华外交官普遍反对这么做：“目前国共内战正处于激烈阶段，如果解放军发现有中情局间谍潜藏在使领馆内，很可能对美外交人员实施报复。”因此，美国各驻华领馆普遍不配合中情局的工作，某些领事甚至想方设法将中情局间谍赶出自己的领事馆。

1949年1月31日，北京获和平解放，当时中情局明白：这是蒋介石政权垮

台的开始。但这同样是美国在华间谍网瓦解的开始。解放军入驻北京后不久，美国政府就紧急通知中情局：“立即让所有在华中情局间谍撤离中国。因为随着解放军攻城拔寨，美国政府必须确保解放军无法以‘对付间谍’的名义进入驻华大使领馆。”无奈之下，时任中情局局长的希伦科特于1949年3月4日下令：全体中情局人员撤出中国。随后中情局在华间谍开始匆忙撤离，他们先从中国各地抵达上海，然后再坐船离开。

1949年3月底，中情局关闭了在上海以及广东的情报站，仅在中国香港保留了一座规模极小的情报站。至1949年9月，中情局在大陆的少量残存势力被中共反谍机构彻底扫除，至此，中情局在华间谍网宣告瓦解。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在华势力同样被清除干净，当时的美国陆军情报部副司令于1949年9月向华盛顿报告：“陆军在华情报搜集工作已彻底中断。”

不过，中情局并没有就此放弃对华情报搜集。为掌握中国局势，中情局转而向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和英国军情五处(MI5)求助。当时MI6和MI5均在中国香港设有大型情报站，从而得以获取内地的情报，但这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情报搜集不利的局面。美国军事信息安全部局(AFSA)的官员曾表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及解放军升级了电报密码，美方很难拦截或破译中国军方的密电。后来美方不得不依靠一些外国驻华外交官，如印度外交官搞到少量有关中共高层的情报。
(据《上海译报》)

苏军叛逃事件 震惊世界

自1947年冷战开始后，苏美两大阵营进入了漫长的军事对峙时期。这一时期，苏军三大叛逃事件曾震惊世界。

别连科用叛逃报复国家

1947年出生的维克多·别连科在航校毕业后，转入军队服役。别连科多次申请当格罗莫夫试飞学院的试飞员，都没被批准。此后，别连科被调到国土防空军工作，担任代理副大队长。他感到没什么前途，就想驾机外逃，靠出售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重型截击机——米格-25P的秘密捞一笔大钱，同时也报复苏联。

1976年9月6日，别连科驾驶米格-25P升空，飞往日本。美日专家把这架飞机逐一拆卸以弄清技术秘密后交还给了苏联。别连科得到美国中情局的一笔奖金，并在美国一家农场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下来。

祖耶夫驾机逃到土耳其

1989年5月20日，飞行员亚历山大·祖耶夫驾驶装备部队才几星期的米格-29型战斗机从苏联茨哈卡亚机场叛逃，降落在土耳其的一个机场。祖耶夫不是什么不同政见者。他想到试飞员学校深造，没能如愿。遭受打击的他开始擅离部队，与别的女人鬼混，因挨批评而怀恨在心。1989年5月，他假装失眠，购买了大量的安眠药。19日晚，他将所有安眠药磨成粉加入蛋糕中，找借口请大家吃蛋糕。在许多人昏迷不醒之时，祖耶夫剪断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并将米格-29飞了起来。美国为榨取军事机密，为祖耶夫提供了政治避难。

“警戒”军舰叛逃终被制止

瓦列里·萨布林是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的政工副舰长。他认为，苏联的官僚体制已经使国家偏离了方向，决心发动“革命”夺取军舰，把军舰开到列宁格勒以外的公海，然后叛逃到瑞典。1975年11月6日，“警戒”号开到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都里加进行检修。11月8日19时，萨布林谎称舰上发生异常情况，当与舰长一同走到军舰水声部位时，他突然关上舱门，将舰长与舰上人员隔离开来。11月9日2时50分，“警戒”号驶出里加湾，高速驶向波罗的海。苏联军事当局将情况报告给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下达命令：“炸沉它！”最后，“警戒”号在瑞典与苏联交界水域，被炸弹击中。这时，反对叛逃的30名水兵解救了被困的军官和舰长。激战中，萨布林被打伤，叛逃被制止。1976年7月13日，萨布林以叛国罪被判死刑。
(据《世界新闻报》)

德国兵“活埋”5年后奇迹生还

1945年，溃败的德军正经历着地狱般的考验。在离战争发源地不远的地方，一支由6名德国士兵组成的小分队掉了队。苏联红军紧追不放，6个德国兵筋疲力尽。刚好路边有个防空洞，可以躲避一下。他们想：“管他呢，先进去睡个觉再说。”

巨大的防空洞里空无一人，有许多房间堆放着成包的军衣。疲惫的士兵们倒头便睡，即使听见爆炸声也没去理会。当他们醒来时，洞里漆黑一片，军士长苏埃打开打火机一看，可怕的事发生了：巨大的钢筋水泥块堵死了防空洞入口阶梯，塌下来的山体封住了洞口。幸运的是，从两块巨大的水泥块缝隙之间，一股清凉的风吹进来，成了维系他们生命的通风口。好在防空洞里还堆满了饼干、面粉、饮料、酒、蜡烛、火柴和香烟，他们倒也“衣食无忧”。

漫长的地下生活开始了。6名士兵用饼干箱砌成一个个小卧室，用军大衣围成床，点上蜡烛各自睡觉。军士长在一扇木门上刻下日历，看着自己的夜光表每过12小时就画上一格子。为了

获得营救，他们轮流对着通风口用力向外呼喊，可惜始终没人听到。因为负责炸毁这个防空洞的德国工程师在逃跑前被苏联人俘虏了，他们交代说，防空洞是空的。苏军在占领此地后，来不及清理战场，就用铁蒺藜将它们围起来，并竖了个木牌，上面写着：“危险，勿近！”

为了能活下去，军士长为大家制定了一套生活规律，规定什么时候吃饭、睡觉。吃完饭后，大家轮流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就散步、做体操、玩游戏、掷骰子、打扑克。他还组织大家比赛，获胜者可以得到一些香烟，在靠近通风口的地方吸。他们将防空洞的最尽头一间房当厕所，大小便就用面盆盖起来。幸好，他们有许多面粉。

与世隔绝48天时，悲剧发生了。一个士兵精神崩溃，发出骇人的叫喊。大家来不及阻止，他就用军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于是，大家用面粉将他埋在靠厕所边的一间房子里。几个月后，另一名士兵也病死了。大家又将他埋在面粉里。

到了第346天，只剩下军士长苏埃和另外一个人了。为了有一天能走

出去，他们仍然机械地做着运动，在规定的时间里起床、散步、吃饭、交谈，以便保持耳朵能听得见，嘴巴会说话。

不幸的是，有一天蜡烛用完了。此时，他们已被活埋在地下整整5年——1825天！在这黑暗的地下，除了苏埃的磷光表闪烁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苏埃仍旧不停地强迫他和同伴散步、吃饭、讲话。两人就像两只鼹鼠，做着同样的动作，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最终有一天，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堵住洞口的水泥块被炸开了。从洞外透出一缕阳光。他们手拉着手站起来，摇摇晃晃向阳光奔去，眼睛一下被阳光刺瞎了。他们就这样在地狱般的地洞里生活了整整6年，5年生活在烛光下，一年全生活在黑暗中。

负责炸开这个防空洞的两个波兰人看见两个鬼一样的人从洞里走出来：胡子老长，头发垂到小腿上，吓得波兰人一动也不敢动。两个幸存者，一个人将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张着嘴巴，激动过度死了。另一个活了下来，那就是军士长苏埃。
(据《羊城晚报》)